

有个人骑马来自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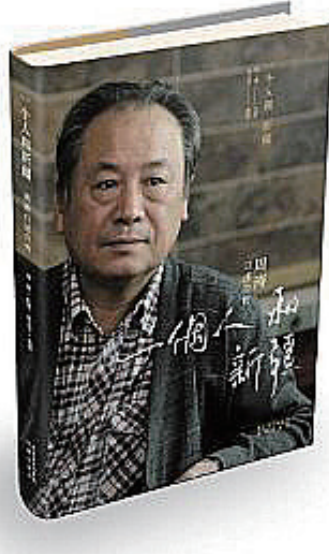
——周涛和他笔下的新疆 □欧阳夏青

一个在新疆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还和文学打了半辈子交道，这个人如何评价这方热土，如何评价自己的笔墨生涯？

看完《一个人和新疆——周涛口述自传》，我首先想到了英国作家毛姆对《富兰克林自传》的评价，“在为数不多的自传中，没有一本比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更具有历久不衰的趣味性。全书文如其人，写得朴素而令人愉快。”这种故事的趣味性取得，不仅需要作者长期养成的审美习惯，而且要求作者有袒露自我的胆量，以及自我打趣的风度。

在这本书中，周涛将口述视角置于自身之外，以他者的眼光来进行自我的审视与清查。有人说，我也很坦白，能说出自己一生的经历。这是真实吗？是，不过仅仅是表层的真实。真正的奥妙在于，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为什么是去那个地方？为什么是和那一个人？解释个中缘由是不容易的，它涉及到时代背景、客观环境、个人动机。那些在险境中为求生存、晋升所做的挣扎与努力，有些时候并不体面。

周涛说起过往岁月中自己在时势中挣扎、不堪的境遇，娓娓道来。在《玩伴》一题中，他写到年少时自己



作为代表被派去参加全国青少年乒乓球比赛，而一个球打得比他还好的人玩伴却落选了。他说：“我那时候人生充满阳光，到哪儿都顺，腰杆硬。出身好，条件好，我是社会的宠儿。”等到了《吉木萨尔纪事》的《何处是家》里，周涛则说：“我后来搞文学和我父亲的倒霉有关系，他倒霉以后我就比较低调，心里有鬼，有软肋，老实多了，不敢再张扬了。”随后总结道，“所有人都是势的产物，即便他没有意识到，但是他其实不是他，他是一个社会背景下的产物……”

在这里，周涛表现出的真，折射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悲悯。他写自己这一家人如何随时代环境而动，也写身边人在时代浪潮中的沉浮，成了的官、败了的官、得意的文人、失意的文人……他都用明白晓畅、老辣独到的语言讲个清楚。

周涛写了从出生至今这些年里进入他记忆、内心的人与事。童年印象、少年成长、求学经历、在入仕与从文间的抉择、对自己婚恋的回顾检讨……这些题目随便拿出一个来都够诗人铺张才情，但他没有拿这机会抖聪明，也不刻意想语出惊人、夺人眼球。这些文字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不忍、一位老者的善意。他想把

让许多人畏惧、迷惑的事情讲一讲，破掉一些容易混淆人们视听的所谓“常识”，同时，也将一些新的形象、一种对文明的新看法与他人分享。他写了很多生活在新疆的人，有维吾尔族、回族、汉族以及异国的人；有写了一辈子没名、干了一辈子没利的人；还有些也许连名字都不再为人记得，却被他所记录的人。周涛都予以公开的述说，将赞美献给这些平凡无奇的人物。

这里面有他对人类存在的审美性理解，包含他重新厘定的、对民族更有裨益的价值观。什么样的人可称之为美？什么样的生命风貌、精神维度，值得一个民族和个体去追慕？人所代表的文化和文化养育出的人如何相互促进，更上一层文明的阶梯？对这些人生命价值的肯定与赞美，从侧面提醒我们，绝不能崇拜金钱、权势，也不能步入民族文化偏见的歧途。书中讲述的许多人对无用之艺、生命活力本身等的热情，足可以对我们社会某些价值观的缺失或者歪曲，加以正骨与补充。

这本书里的人，没有哪个能逃过情感纠葛、人际纷争。然则小人物不小，大人物不大，常人觉着了不得、神秘莫测的人物，他三句话说说、说白；常人觉得不值一提的小人物，他几句描摹便让人折服、赞叹，将那生命的活力和美感写得叫人面红耳赤，心生向往。他一辈子生活在新疆，最不乏见南来北往、各行各业、各个阶层之人，见得多、交道打得多，因而懂得人，理解人，能看透人。看完此书，便觉得社会和命运并不那么神秘，边疆并非非殊途，因为追到头上都是人。

面向深蓝的文学书写

——读李亚的小说集《亚丁湾的午后时光》 □汪守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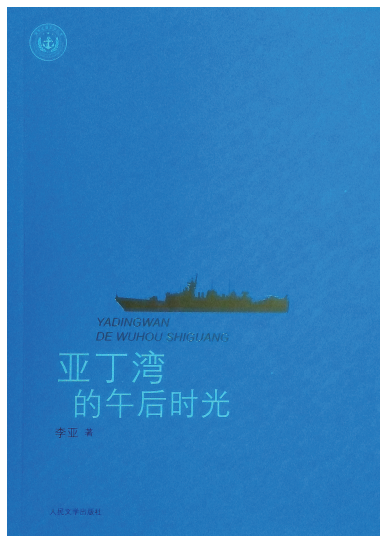
中国海军参加亚丁湾护航，无疑是走向深蓝、意义深远的非凡行动，不仅令世界为之瞩目，也深深地拨动着全体中国人的心弦。海军小说家李亚也光荣地加入到护航的序列中来，在浩浩荡荡地沐浴了7个月的大洋风雨之后，便无愧地拥有了作为一个作家的幸运，同时也孕育了小说集《亚丁湾的午后时光》（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一本由一系列中短篇小说组成，用以解读和表现护航生活，意味隽永而又让人浮想联翩的文学佳作。

此前，已有不少记者和作家以新闻报道或报告文学的形式，对我海军护航亚丁湾的经历，进行了详尽而有深度的报道和记述。相信作为小说家的李亚，在踏上航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在构思怎样另辟蹊径，以不同于以往的文学书写，来反映这一充满惊涛骇浪的遥远航程。作为随舰人员的文学创作者，李亚必定是以巨大的好奇心，对舰上的生活进行着拉网式的体验，对护航官兵的留心观察肯定也是全方位的。但他不会满足和止步于前已有之的再现和纪实，他的书写也不是拉网式的，而是注重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追求另一种表达，进入纯粹的小说的虚构和叙事，以提炼式的、概括式的叙述角度，以更属精神与性格世界的深度观照，来对这一洒满阳光而又浪涛险恶，浪漫抒情而又艰苦异常的旅程，进行一种独具情怀、耐人寻味的重新演绎，使这部作品成为一部耐读的上乘之作。

护航行动本身的意义，航程中的栉风沐雨，与舰上官兵的朝夕相处，这一切都如异常纷纭的影像，在7个月中日复一日地向李亚心中投射。在无穷无尽的新鲜而复杂的感受中，怎样寻找小说的选题和切口，进而写出具有较高品质、不同凡响的作品，是使李亚这样一位有着明显风格追求的作家颇费思量的。他虽然

也是不外乎从舰上的各色人物入手，来进行独具特色的人物素描，使人物志自然成为其谋篇布局的筋络和经纬，而连同其一起展开的，必然也就是护航舰队种种引人入胜的战斗场景和生活情境，使我们似已稔熟的亚丁湾护航，显现出新的生活意趣，呈现为一种新的审美提升。当护航生活在李亚的笔下娓娓道来，护航的种种细节、海洋的种种掌故、官兵的点点滴滴，以及种种颇具意趣的相关信息，一切或许都如水银泻地般纷至沓来，被自然天成地、饶有兴趣地嵌入叙事，使我们依次认识了总工程师、韦教授、赵高工、上尉王参谋、方教授、女军医苗翠花等形形色色人物，以及与他们每个人相关的故事，我们仿佛跟随小说所洞开的精巧之门，进入了一个人物十分鲜活、气韵异常生动的护航生活世界。

令人印象深刻的，李亚是在一种富有节制的叙述中，张开想象的翅膀去进行挥洒，在对所经历的护航生活进行重铸之后，获得了一种使人产生强烈阅读快感的写作自由与从容。这使人感到李亚的小说，是建立在一种敏锐而奇异的感受之上的，字斟句酌而又自然流丽，音调悠扬而又沉郁顿挫，显示出较为深厚的文学功力和语言张力，散发出文字的恬静气韵与宜人芳香。从他的笔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护航生活的光与影、海军官兵的苦与乐、民族历史的古与今，而且



也是对远洋风雨历程更为现实和更为深层的历史思考。因此我们跟随其蹿过用文字构筑的意志雍容的河流，进入这种热风吹雨的护航时间和空间，所领略到的不只是大洋才有的迷人风光、战舰才有的独特气韵，更体察到了肩负神圣使命、远离祖国的海军官兵们的崭新精神构造和时代特质，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的护航生活，这样的护航官兵，因为产生某种天然亲切而走得近。

李亚的这本小说或许还有另一重意义和价值，作家将生活的场景和人物的精神，放在远洋的背景下来观照与审视，或可视为对文学表现空间和写作维度的一种有力拓展。在我们固有的文学根基中，土地原本是最为根深蒂固的，海洋则是我们较为生疏的内容，真正有分量

的作品更是极为罕见。今天当我们面向深蓝追求一种更广阔的存在时，我们似乎越来越意气风发地将其视为我们辗转腾挪的舞台。我们民族的精神、心理、思维和气质，都应该自觉地、大幅度地往这个世界延伸和融合，使之像黄土地一样可能成为我们民族新的骨骼、血液和灵魂。这无疑是一种过程极为漫长又令人激情迸发的挑战、历险与浪漫之旅。李亚对于亚丁湾护航真正属于文学化的写作，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有意义的象征和发端，使得我们的文学对于海洋生活的描写越来越张扬为一种强力，通过对海洋意识的刻意强化和倾情书写，来充分体现我们民族精神在这一领域的觉醒和蜕变。

叶片上的恋情——《梦蝶》

□王大民

是夜，宿星点点。我与家人早早静候在电视机前，等待观看马年央视春晚。由于有职业情结，我最关注春晚的杂技表演，不久盼到了由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李童、张婉表演的杂技《梦蝶》。男女演员用肢体语言在硕大的叶片上，诠释了爱的圣洁和尊严、爱的甜美和浪漫、爱的忠贞和永恒，把人间爱的无限美好演绎得如梦如幻、淋漓尽致、令人震撼。《梦蝶》是一首情歌，是一首赞美爱情的抒情诗，虽然情歌无音，情诗无声，但观众看懂了，观者从肢体语言领悟到爱情的无疆内涵。此处无声胜有声，这是爱的最高境界，也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杂技技巧和艺术魅力倾倒了亿万观众，春晚主持人董卿在节目结束时，赞美说“精美绝伦，叹为观止”，说出了广大观众心中的话。

《梦蝶》这一节目，寻根探源，应是从“柔术”亦称“软功”节目演变、发展、转身、创新而成的。山东济南无影山汉墓出土的杂技陶俑，就有柔术弯腰顶，双腿抱膝元宝顶的表演。《杂技与魔术》创刊号的封面选用的是徐洪斌、徐红艳姐妹表演的女子双人柔术造型，可见《柔术》节目的久远和优美。

“柔术”千古至今表演流程都重在以技动人、感人。《梦蝶》的魅力是以情动人给人心灵的震撼。节目颠覆了其传统的流程和概念。正如杂技李亚萍团长在《杂技与魔术》撰文“看马年春晚杂技节目《梦蝶》的艺术表现力”所说，“突出杂技的艺术化，就要紧紧抓住杂技本体但又不拘泥本体，打破只停留在‘技术活’上的传统概念。”《梦蝶》在“技术活”的载体上，破茧成蝶，用肢体语言向观众演绎幸福缠绵的爱恋故事，彻底改变了杂技是展现技巧，是耍、变、练的固有概念。

《梦蝶》幕启时，两位演员沐浴着绿叶里清丽的温暖逐渐苏醒，秉承天地精华孕育出爱的圣洁和渴望。简单的牵手和相拥动作，展现了爱的羞涩也碰撞出爱的火花。两人起顶倒立竖起的双腿犹如蝴蝶的双翅在空中翩翩起舞，接着演绎爱的追逐、嬉戏、浪漫。时而女演员下腰成U字造型，男演员轻盈落在其双脚下做倒立弯腰顶，亲昵灵动又飘逸；时而男演员落地起顶倒立，女演员跪地后下腰，身



单手顶，其造型和女演员初柔之力，令人叹为观止。女演员收“范”后又轻盈翻身做拱桥造型，男演员做“膀上起顶双手倒立水平”技巧，女演员在下腰180度竟能承载如此重量，令人惊叹折服。

《梦蝶》的成功，不仅是对节目技巧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的创新，整个节目贯穿“爱恋”的主题，不再是单纯展示“技术活”，而是用技巧演绎一个故事，演员从节目开始即进入角色，转成故事的创作者。

《梦蝶》的成功除了编导的匠心，两位演员出神入化的技巧和表演也功不可没。坦诚地说，近年来综艺节目不断出现“柔术+力量”由男女演员表演的同类节目，表演者面部表情相对木讷，技巧虽然高难，但做的勉强费力，或者不到位，让观众揪心难受。善于“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这才是艺术的极品、珍品，上乘之作。自然流畅才能给人美感，才能使人得到美的享受。《梦蝶》的两位演员在做高难技巧时，都达到准确自然、节奏平稳、张弛相辅状态。展示了演员扎实的腰、腿、顶功。《梦蝶》层层铺叙，情景交融，渲染爱恋的主题，肢体接触较多，没有肉麻的动作，没有媚俗的表情，缠绵不悱恻，给人爱的圣洁、纯真，给人阳光、甜美之感，用技巧和心灵说话，技在情中，情在技里，有花的浓芳、茶的淡芬，浓淡相宜。整个节目大气、高贵。这需要演员有丰富的演技和内在的修养。有人说：“磨砺内心比粉饰外表要难的多，犹如水晶与玻璃的区别。”另外，两位演员形体较好，可谓“一个是俊逸潇洒，一个是美玉无瑕”。

《梦蝶》在叙事抒情同时，没有忘记杂技本体，这是极难能可贵的。节目创作了“膀上起顶双手倒立水平”、“一字腿单手顶”、“高圆腿上拉腰顶”、“水平顶站膝腿顶”等多组高难技巧，这些技巧创新把“柔术+力量”节目，从男演员做底座和支撑力量的传统，改为女演员为底座，男演员为尖，凸显了女性铿锵柔韧之美，大大增强了技巧的难度和震撼力。

节目的舞美、音乐都是上乘之作。硕大的叶片、翩翩飞舞透明的蝴蝶、圆圆的月亮和轻轻的流云，抒情的乐曲，情景交融，如梦如幻，烘托了《梦蝶》的主题。

指派殷实采访李素芝无疑是知人善任之举：第一，他是一位文学评论家，逻辑思维与理论素养的专长，有助于在英模事迹已被媒体广泛报道的背景下，更细致地梳理其成长的轨迹，更深入地挖掘其蕴涵的精神价值；第二，他对那片高地倾心折节，对藏文化和藏传佛教的知性热情，对李素芝活动空间的历史、社会空间，有远较他人透彻的了解。殷实不辱使命，《解放军文艺》以专刊形式，推出了这部洋洋17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在西藏军区一位负责同志要“为李素芝塑造一座铜像”的心愿未了之际，他已经用文字实现了一个作家的心愿。

这是一部颇有另类的报告文学，言其“另类”，是摆在当前该文体创作潮流的大背景下，比较得出的判断。面对现代资讯和传播手段的严峻挑战，为求生存计而乞灵于文学性，几乎成了存亡绝续的不二法门，而舶来的西方叙述学关于“一切叙述都是虚构”的时髦理论，给冲撞虚构底线和“合理性”提供了一剂灵丹妙药，使他们为获取所谓“文学性”而虚构想象时底气十足。

殷实行走的路径便显得判然有别，“文学性”不是他追寻的目标，甚至也不是他刻意借助的手段，从头至尾，文笔平实内敛，不事张扬，一如李素芝的行事为人。38年的漫长岁月，李素芝摸索防治高原病、研制相关药物，在高原成功实施颅内直视手术，到“荒凉和寂寂堪比月球表面”的边远农牧区以及寺院和边防一线巡诊，提高驻藏部队卫生勤务保障能力、强化高原部队战斗力，“一个清醒的医生和一个敏锐的决策者”所做的桩桩件件，难道还需要借助虚构吗？而雪域高原的风土人情、宗教习俗，则更使一切想象显得苍白无力。

殷实的“另类”，一言以蔽之，便是理论的深度介入，正是思想的穿透力，使这部报告文学不仅沉重厚重，而且有了与通常所见同类文体不同的文本呈现。

首先，在推介李素芝这一典型人物的可能性评估上，接受过理论洗礼的评论家，对现今的接受背景及受众的期待视野，心里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就国际范围而言，这一原本可以与阿尔伯特·史怀泽并肩而立的人物，却由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以及民族分裂主义的作祟，因而“用于讲述李素芝的语汇及价值并不通行于那个世界”，“这与所谓‘世界秩序’主导者的自以为为是有关，更关乎国际政治利益结构的冰冷现实”；就国内读者而言，伴随着时代语境的巨大变化，社会心理与大众情感也不再整齐划一，因而对“重大典型”的接受不可能停留在一个指定的维度，而“这就是现代文明的基本意涵”。

这一番评估，“最大的收获是我调整了自己的视角，舍弃了总是围绕那些‘标准化’的荣誉来解释李素芝行为的思维模式”。

如果说以往对英模人物的推介方向主要是在其思想境界上向高度提升，以至于将人性赋予某种神性而使人敬而远之的话，那么殷实的着力点则是向面上铺展，努力凸显其人性的温暖，使人亲而近之而获取更大的包容面。

行医之人，医德为先，中西皆然。然西人之德，仅止于救死扶伤这一“天职”与“本分”上，古希腊的“希波格拉底誓言”，至今仍刻写在不少医学院校的墙壁上；中国古人行医，则谓之“悬壶济世”，其职业的发端与归宿迥然西方为高，这是一种大德。青年鲁迅东渡扶桑，其初衷也是疗民疾苦，复兴中华。我们在李素芝身上，又看到了这种久违了的大德，这种民族精神的薪火相传。生于孔孟之乡的李素芝，幼承家学，诵读过私塾的父亲习诵圣人训，诚如作者所言，“中国古老文明的许多精神养分早已渗入到了他的骨髓”。殷实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李素芝数十年如一日在雪域高原奔走行医，这种植根于民族精神中大德的弘扬，既是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身体力行，也是众生平等宏愿的现世体现，同样也是敬畏生命现代意识的生动诠释，这也即是作者发掘的李素芝的“隐性价值”与“普遍意义”。

诚然，报告文学常规的操作手段依然是不可或缺，作为“行走文体”的写作，作者两度赴藏，以李素芝为圆心，将采访对象辐射开来，僧尼俗众，官兵百姓，广为接触。作者不仅数次随医疗队赴牧区巡诊，还“列席”了在胸外科办公室进行的术前讨论，甚至进入到手术现场，站在李素芝身边，亲眼观察并细致描写了一场长达3小时手术的全过程。从为文之道言，自是张弛开阖之法，而作者用心，则在“对这类纯专业层面要素的忽略，可能会遮蔽李素芝作为一个技术专家的某些生动面”。手术的每个环节都写得真切而到位，使我折服的不仅是文字传达上的准确专业，更是文字背后，作者在一个全然陌生的领域内尽可能贴近采访对象，让内行读者认可所花费的心力。患者心脏打开的一节，作者又超乎寻常于写实之上，一方面用主刀医生李素芝医学的目光，审视眼前这颗人体解剖中鲜血淋漓的脏器，一方面又用作者哲学的眼光审视之，而议论浮想，联翩而至，依托的依然是积久的理论素养。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所谓“常规的操作手段”，在李素芝言行举止的叙述中，也有诸多点评，或信手拈来，或借题发挥，散落文中，虽片言只字，却能见出作者对许多热点社会问题思考的深度，感受到在中国社会转型中作者心里的“阵痛”。

当我们读到李素芝的院士落选，有一个“被否决的合理缘由”时，作者不动声色的批判，显得沉重而又无奈。针对李素芝之问：“你说，医院里是不是应该病人越少越好啊？你说，现在的医院是不是都希望病人越多越好啊？那么你看问题出在哪里？”作者斩钉截铁地宣示：公民的健康与幸福是不容买卖的，手术刀也不能交给“看不见的手”。作者又引述李素芝夫人郭淑琴的话：“医疗卫生这个行业的完全市场化，最终会导致疯狂的逐利行为，而当病人成为医院创收的来源，或者是被作为某些特殊‘产品’对待时，医疗工作服务于人、抚慰生命的崇高本质就可能改变。”诚哉斯言，这不正是广受诟病的医疗问题其症结所在吗？或者说，这不正是深化改革有待破除的坚冰吗？切入现实，直面矛盾，推动社会进步，永远是报告文学的核心价值所在，而不是在这个泛娱乐化时代，再去为芸芸众生添加一点“文学性”的消遣。这使我们不由得想起一个古老的话题：“凡庸皆制”，再来面对李素芝在高原的坚守，便如同古人读《诗经》之《颂》那样，由此及彼，衍生出一种“时衰而思古之圣王”的联想。

当然，这里的“凡庸皆制”，不过是这部报告文学衍生出的一笔，文章的主旨并不在此，作者的立意要深远得多。当殷实像一位后现代小说家那样，将采写本文的始末及思路与盘托出，以“属于那种与社会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相适应的人格类型”，完成了李素芝的定位之后，我们自然会感受到这位“门巴将军”对红尘滚滚的世俗的道德净化作用，那么对较少受到物化负面影响的门巴佛土，其倾心奉献的昭示又在哪儿呢？

对这一问题思考和回答，正是本文最有价值也是最精彩的篇章。这些语涉西藏部分，直如一篇现今干部考核的申论，也像一位人民代表就西藏问题的大政方针对政府的深刻建言，其间多有个人的真知灼见，甚至不乏或为高层决策者不察或失察之处。作者似乎已经大大超越了上级指派其撰写“典型人物”的初衷，其实不然，因为在作者看来，“李素芝在西藏所做的事迹，之所以显得重要，其实也可以部分地回答今天西藏究竟需要什么”，这正是这部报告文学远超出格式化的典型推介之处。

我在阅读《天行健》之前，曾对这部以西藏为背景的报告文学充满了心理期待，试图从中获取许多新鲜甚至新奇阅读体验。然而作者对此着墨并不多，这即是说，殷实作为评论家之所长发挥有余，而对藏文化、藏传佛教之纷繁世界，则未见充分展开。我试图从积极的方面解释这种情况：“吾所好者道也，非技也”。对西藏风土人情宗教习俗以及历史和现状的再现性投注，前人已经着者多多，有兴趣者大可去阅读相关散文甚至导游手册，作者的目光没有投向浮出水面的冰山，而是努力将隐于水下的更为厚重的部分揭示给读者。当然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因为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毕竟不同于医疗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前者的复杂性、特殊性、对全局的牵动性，远较后者为甚，其中多有敏感“雷区”，不敢或不许轻易触碰，就纪实性的报告文学而言，介入的难度是很大的，只能在划定的有限舞台上戴着镣铐跳舞，作者已勉为其难了。除此之外，我推想还有一个技术性限制，因为一期刊物的页码是一个刚性指标，也不好轻易突破，为此删削删爱也是常有之事。然而前文欠缺交代，后文的议论就失去了依托；隐去了主人公工作环境复杂与险恶的一面，也就失去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烘托；何况现今的阅读状态，钟情理论者毕竟不多，以扩大受众面计，也应当将作者的“诗外功夫”努力展示一番。有鉴于此，我希望在出行单本时，作者能有一个更宽阔的舒展空间。

——读报告文学《天行健》——李素芝在藏行医采访纪略

□吴平安

